

'96.2

(总第十七期)



- 要
● 李世芳的艺术生涯(上)
目
● 近代天津的犹太人
● 民社会天津妓院概况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执行编辑：张笑平
版面编辑：康 明
校 对：马京虹
张敦书（特邀）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6·2(总第七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武清县长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47千字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2631-3/K·349

定价：5.00元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6·2(总第70辑)

回忆与怀念

- 为毛主席来津视察开汽车 高秀兰(1)
彭德怀智斗鹿钟麟 刘昭(4)

往事追忆

- 忆天津抗美援朝医疗队 蔡公琪(8)
为了世界和平
——“和大天津分会”工作的回顾 王宝琳(14)
一个旧军人的新生 吴相和(22)
愿做中美艺术交流的使者 陈雪薇(37)

- 近代天津的犹太人 房建昌(51)

工商史话

- 解放初天津地毯业的恢复与发展 杜仑山(59)
天津市银钱业公库的建立始末 王绍华(65)
建华化学玻璃厂的建立与变迁 萧维良(71)

- EC30 / 2
- 陈祖沛与大成行 吴景贤(75)
天津市蛋品行业简史 孙耕五(85)
天津霓虹灯行业的起源与发展 何矩桢(97)

艺海谈往

- 李世芳的艺术生涯(上) 宋培予 姚宝璇(111)
童芷苓和她的兄妹们 魏光俊(155)
建国初期天津的京剧广播 宋培予(161)

社会丑相

- 旧社会天津妓院概况 刘炎臣(167)

史海珍闻

- 张化新舍己救伤员 王中兴(3)
卫辉华新纱厂选址趣闻 周慰曾(84)
靳云鹏轶事(一) 张达璐(50)
靳云鹏轶事(二) 张达璐(110)

-
- 封面照片说明 (70)
-

为毛主席来津视察开汽车

高秀兰

1951年12月27日，毛主席专程来天津参观华北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当时我父亲是天津港务局局长靖任秋的司机。我们家住在佟楼红雁里51号。毛主席视察天津的头一天，港务局突然派车把父亲从家里接走，说有紧急事。父亲连腿带子（解放初期穿老式夹、棉裤，都习惯扎腿带子）都未裹，就匆忙坐车走了。车把父亲接到港务局（当时港务局机关在赤峰道5号），负责派车的于佩铭同志通知父亲说有特殊任务，让把车开到指定地点——市委大院内，注意保养车辆，人车随时待命。第二天毛

主席在黄敬市长和跟毛主席一同来天津视察的罗瑞卿、杨尚昆、吕正操等首长的陪同下视察海河太古码头，毛主席坐的是父亲开的轿车。

父亲开的是部别尔克高级轿车，是当时天津市最好的轿车。这部轿车解放前是原天津航政局局长俞国成的专车。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时，这部轿车与其他生产资料一起被接收过来成为新中国的国家财产。港航合并后这部轿车配给港务局首任局长靖任秋作专车，由父亲专车专开。毛主席在天津整整呆了三天，这三天都是坐父亲开

的车参观视察。父亲光荣地驾驶着别尔克轿车安全行驶。从 12 月 27 日到 12 月 29 日，毛主席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对华北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的 19 个展馆逐一进行了仔细参观（展览馆地址在今工业展览馆），白天除视察太古码头外，还到干部俱乐部附近一幢楼里接见了天津市劳动模范潘长有、李兆珍等。毛主席让潘长有、李兆珍一同坐在父亲开的轿车上，到水上公园一带转了一圈，并坐车观看了天津市容。毛主席还在参观接见的空隙时间，坐车到马场道 202 号工商业者李烛尘先生家里作客。接着又会见了周叔弢、毕鸣岐等。

1951 年 12 月 29 日，毛主席回北京那天，父亲把毛主席乘坐的小轿车，一直开到天津东站站台毛主席专列的车门口，毛主席一步就跨上了火车。那天到车站为毛主席送行的人很多，毛主席上火车前忘了和父亲握手告别，回到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夜里就给当时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市总工会主席的黄火青同志打来长途电话说：“在天津火

车站下汽车后，忘了向司机道谢！请你替我向他道歉。”第二天市委办公厅把毛主席的电话内容原原本本地转告给港务局的领导和我父亲本人，此事被天津港的许多老职工传为佳话。

1953 年天津港务局机关迁到塘沽新港，父亲和他开的别尔克轿车仍然留在天津市里。当时为了保护这部高级轿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送港务局或交通部领导去天津新港，父亲只将别尔克轿车开到军粮城，再由驻新港的局机关派吉普车接进港里（因当时新港的公路还是用蛤蜊皮铺设的）。

1956 年 1 月 12 日，毛主席又一次到天津来视察，黄火青市长点名还让我父亲给毛主席开车。市委通知港务局派父亲再次完成这项特殊使命。

毛主席视察那天，天气特别晴朗，虽然正值三九严寒，但显得格外温暖。父亲接到通知说是天津市委用车，就意识到又有特殊任务了。他检查好轿车，把车开到了天津市委大院。市委负责同志指示他把车开到云南路毛

主席下榻处。毛主席上了轿车，开始视察了。

上午去西郊区(现西青区)王顶堤村视察，陪同毛主席视察的有黄火青市长、副总理邓子恢、公安部长罗瑞卿。下午毛主席视察了仁立毛纺厂和示范机

器厂(现天津市第一机床厂)。下午陈毅同志也陪同毛主席视察。

这次父亲为毛主席视察开车到西郊区时，乡亲们送给父亲！

(荣作恒整理)

天津抗美援朝医疗队、国际医疗队第十五大队队长张化新一天正在朝鲜东海岸的淮阳郡800米高地前线。一半在山洞，半边在洞外设的战地手术室里，为一个腹部打进多处弹片的伤员手术。刚打开腹腔，就听敌机一声怪叫。弹片横飞，手术室里的瓶子、器械等被气浪和弹片冲到四处，他火速镇静地将伤员腹部盖好，二话没说以自己身体支撑在伤员身上，脸贴着脸对伤员小声说：“别慌，一会再作手术，有我在，决不让您二次受伤。”骚乱刚过去，手术又开始。他在这得的环境里，连续11天没有合眼，困得睁不开眼睛时就口嚼红辣椒，用冷山水洗头。肚子饿了就吃点干菜丝和压缩饼干。腿脚肿得脱不下裤和袜，就这样他记不清救活了多少伤员。

张化新舍己救伤员

王中兴

在一次反击战中，有位叫曲根辛的伤员，因失血过多，急需补A型血时，他毫不犹豫地卷起袖子，伸出胳膊说：“我是A型血，抽我的，快！快！争取时间就是生命。”伤员得救了，他没有休息，又继续进行手术。因气候和环境污染伤员不仅伤口难以愈合，而且患气性坏疽的比较多，死亡率很高。一天张化新一连做了27位伤员的截肢手术。由于消毒手套供应不及时，他就赤手进行手术，截肢刀把他的右手划破了三个指头，万一有一点点感染，死神就会降临到他的身上。他压迫一下，用碘酒消毒，就又继续手术。直到手术完后，才输了抗气性坏疽血清进行治疗。这一切……使周围的人惊呆了。战士们称张化新大夫是他们最可爱的人。

彭德怀智斗鹿钟麟

刘 昭

1939年穿单军装的季节，八路军一二九师晋冀豫边区纵队（太行军区的前身）司令部驻在山西辽县的下庄，往东10里是上庄。上庄已近在太行山脊。这南北绵延的太行山脊是山西、河北两省的分界线。从上庄东行下二三十里陡峭的摩天岭，山脚下往北是河北省邢台县的浆水川沟。当时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游击总司令鹿钟麟及其部属就驻在这浆水川沟一带。

那时我在晋冀豫边区纵队司令部秘书处工作。一天，听说彭德怀副总司令到下庄来了，要在上庄同鹿钟麟举行会谈，会谈什么不知道。我猜想，彭总亲自出马，同国民党在华北敌后最大的头子会谈，一定是关系重大的问题。心里不禁感到兴奋，想知道一些会谈情况，还想有机会能够见到彭总。

第二天下午，纵队政治委员黄镇找我说：“彭总明天8点要去上庄同鹿钟麟举行会谈，决定你同区党委杜润生同志一起去参加作记录，要详细地记。”我简直没有想到能接受这样的任务，真使我惊喜过望！但又有点担心，怕记不好。

次日上午，我和杜润生同志跟随彭总按时到达上庄。鹿钟麟已先我们到达。满头白发、长方脸、60来岁的鹿钟麟穿着一身白绸褂

裤，带着他的一群随员，把彭总和我们迎进了一间临时布置的简陋的会议室里。他向彭总一一介绍了他的随员：秘书长、参谋长、高参、厅长等等十来人。彭总在他的对面坐下，其他的人都在四周就座，我和杜润生同志在侧边的桌旁坐下来准备记录。

烟茶献过，鹿钟麟起立致辞：“河北省政府已经组织成立，百端待举，如何统一政令？亟需敌后军民协力。八路军彭副总司令能光临赐教，不胜感佩！希望彼此开诚布公，以诚相见，各抒高见，使此次会谈获得圆满成功，则抗战幸甚！钟麟幸甚！”

彭总答话，带着浓厚的湖南口音：“鹿主席、诸位先生有什么高见，请提出来，只要是有利于团结抗战，都可以商谈。”

于是，那些秘书长、参谋长、高参等就纷纷发言：

“河北省政府已经成立，八路军成立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还独立存在，不受省政府管辖，有碍省政府政令的统一，也于团结抗战不利，与贵党、贵军所一再声言的‘拥护蒋委员长及国家的统一’，也有不符。”

“八路军既属国军建制，对政令、军令之统一，自必尽力维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未经中央政府批准，不能认为合法，中央的指令是：‘应由河北省政府接管，以统一政令，而利团结抗战’，想彭副总司令必表赞同。”

“现在传说：‘八路军游而不击’、‘抢地盘’、‘制造摩擦’。如果把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移交河北省政府统辖，这些谣传自可不平而息。”

“冀南行政区未经国府批准，是不合法的，只有归河北省政府接管，才能合法存在。不然，河北省政府不能承认，应该撤销。”

“.....”

“.....”

我一边记录，一边感到愤慨！这是在诬蔑、讹诈、挑战呀。但彭总却冷静泰然地听他们讲完才回答说：

“诸位先生，鹿主席北上抗日，组成了河北省政府。我八路军和敌后抗日军民热诚欢迎！也热诚希望彼此团结互助，共同对敌！但诸位高论，令人很感遗憾！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但我们可以把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胜利品拿出来展览比赛，看究竟谁在游而不击？八路军要是游而不击，请问冀南行政区这块抗日根据地从何而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是八路军发动敌后广大群众，用刺刀和血在日寇手中夺回来的土地上民主选举产生的抗日民主政府，为团结组织人民抗日，发扬民主政治，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做了很多好事，是完全符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是完全合理合法，深得冀南人民拥护和抗日军队的支持的。只有日寇才反对，把它看作眼中钉，要消灭它。国民党政府应该承认批准，不承认，不批准，是不合理，不得民心，不利团结抗战的，而对日寇倒是有利的。冀南行政区同冀察晋、晋冀豫边区一样，是民主、进步的抗日根据地。日寇以及任何敌人都摧不垮。不承认，它也照样存在。存在有好处。鹿主席、河南省政府以及诸位先生，不是靠着有冀南这块根据地，才能在太行山脚下存在的吗？取消了这块根据地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讲统一，应该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这样的抗日民主、进步的政府去统一，不应该相反；相反就只有帮倒忙，让日寇高兴。‘抢地盘’，从日寇手中抢夺地盘，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什么不好？我们倒很希望河北省政府和诸位先生能向日寇去抢地盘，争统一，而不要向八路军、冀南抗日军民去抢地盘，争统一，闹摩擦。”说到这里，彭总的声音激昂起来：“冀南行政区是敌后抗日军民用刺刀从日寇手中夺回来的土地，一定要坚决保卫它。谁要想夺走，只有在刺刀尖上去夺取！”

彭总锋利的讲话，语惊四座，使国民党方面的先生们，不知所措。

彭总站起身，我和杜润生同志也收拾起记录本站起来。

鹿钟麟赶忙站起说：“彭副总司令言重了，请别误会！如有不妥

之处，还可以从长计议，一切多仰仗！”

“只要有利团结抗战，随时可以商谈。”彭总语音缓和了。“好，就此告辞！”

就这样，上庄会谈胜利结束了。

我和杜润生同志回到下庄，就趁着整理会谈记录交给了黄政委。

彭总要走了，次日我随黄政委去彭总住的院里看望彭总，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也在那儿。彭总粗壮的身子穿着原来的旧红军服，光着头一边在院里来回踱步，一边同李、黄闲谈。彭总在谈到蒋介石时说：“蒋介石很顽固，不肯进步，就像一条牛，要在前面拉着它，还要在后面打着它才肯走。”这形象的比喻，使我领悟了党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战策略，彭总在上庄会谈中正是对蒋介石、鹿钟麟实行了又拉又打的策略。

随后，彭总离开下庄回总部去了。

从这以后，鹿钟麟等不敢再提冀南行署问题，但他的部属朱怀冰、张荫梧、侯如墉等，却不断闹摩擦、捣乱破坏，终于在1939年底，这些顽固派军队陆续被我军歼灭，只剩下几个头子跑掉了。鹿钟麟也在我军的攻势面前最终逃回了重庆。

要重视政协工作，重视统战工作，
就必须重视做好文史资料工作。

——叶选平

忆天津抗美援朝医疗队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并野蛮地轰炸我国边境，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开始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抗美援朝运动。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天津市军民及各界人士，在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掀起了抗美援朝，支援我志愿军的热潮。天津医药卫生界也组织了全国力量最强集各科著名医学专家为一体的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赴朝鲜前线救治伤员，为抗美援朝作出了贡献。

当时我是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副局长。1950年11月初，我代表天津市卫生局到中央卫生部听取党中央的指示：“因志愿军作战前线有若干伤员，前方卫生部门医务人员和医疗技术力量不足，要发动与组织京津医务技术人员赴朝鲜前线救护伤员。”

回体后，我立即向市委书记兼市长黄敬同志做了汇报，他当即召集市委秘书长吴砚农、宣传部长黄松龄几位常委研究，决定：1. 大力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要求各宣传机构，《天津日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进一步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掀起抗美援朝新高潮；2. 组织起天津市抗美援朝医疗前方救护委员会，组织开赴抗美援朝前方救护队，开赴前方救护伤员，动员天津市高级医疗技术专家参加前方救护工作；3. 保证医疗队物质需要，要有精良的装备，充足的医药，队员们的防寒服装等统由市财政局拨专项开支；4. 做

好医疗队家属的工作，解决家属中存在的实际困难。

天津市卫生局党委遵照中央及市委指示精神，首先在卫生系统广泛深入地进行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有针对性地讨论并批判了当时在部分医务工作者中存在的崇美、亲美、恐美思想。当时有的医务工作者认为，美国是在朝鲜作战，我国建国伊始，应卧薪尝胆，何必引火烧身？有的认为美帝物质丰富，武器精良，与美作战恐难取胜；有的认为与其出兵作战莫如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等等，尤其是当时天津的医务界英、美留学生较多，学术思想以协和派马首是瞻。这些思想是组织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的主要思想障碍。为克服这些思想障碍，黄敬市长，黄松龄部长多次召集医务界知名人士开座谈会，鼓励高级医疗技术人员带头参加医疗队，还在中国大戏院召开了千名医务工作者参加的大会，并亲自作抗美援朝报告，揭露美帝侵朝、侵华的罪恶和阴谋，并号召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宣传教育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天津市医药卫生界几次组织共有 6000 多医务人员参加的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的集会，黄敬市长和各界代表都讲了话，赞扬医药界的爱国行动，认为医药界的这种爱国行动在天津市是起了带头作用的。

在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天津市组织了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朱宪彝为主任、万福恩和我为副主任，并请方先之、赵以成、虞颂庭、吴廷春等各科专家为委员，同时担任抗美援朝医疗救护队技术顾问。11月上旬，各医疗单位医务人员即提出组织医疗队上前方，17 日全市医务界知名人士座谈，认为抗美援朝义不容辞，为志愿军伤员服务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保家卫国是我们热爱祖国的表现。全市医药卫生工作者普遍发动起来了。从 20 日开始报名，仅三天时间，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的就达 600 多人。全市医务人员以能参加抗美援朝救护队为荣，争先恐后踊跃参加。23 日组成了第一大队，外科专家万福恩为大队长，参

加过长征的医务干部李盛礼任副队长，全队 81 人，都是经过挑选的内科、外科、胸外科、五官科等各科专家和技术人员，全队医护药技配备整齐，组成主任医师住院医师的各专业组 26 日即出发。出发前，天津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上书毛主席，豪迈地保证：“志愿军战士打到哪里，我们医疗队就跟进到哪里”。同时致书全国医务界，相约在抗美援朝前线相见，致书全市各界同胞，感谢和欢迎各界对医疗队的支援。在出发时的欢送大会上，军委卫生部姜齐贤部长专程来津，代表志愿军热烈欢迎天津医疗队和各专家奔赴抗美援朝前方救治伤员。黄敬市长在欢送会上说：“医疗队的出征是伟大的义举。”各界代表李烛尘等说：“医疗队上前方是医务界的光荣，也是全市的光荣。”《天津日报》盛赞医疗队是“援朝先锋、卫国英雄”。黄敬市长亲到车站送行。

市委命我和卫生局的几个干部陪送医疗队到前方。我们 27 日到达沈阳，受到军区首长及卫生部戴正华部长的欢迎。当时我们医疗队是准备过江的，但戴部长通知我和万福恩，说：“大部伤员转来黑龙江洮南一带，您队先转洮南救治伤员。”第二天（28 日）我们便出发到洮南，为 1000 多名伤员展开了抢救治疗工作。

在乡村，物质条件、医疗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队员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克服着一个又一个困难，开颅、开胸，从颅内、胸内取出弹头片，接骨、接神经、整形、植皮、接下肢的手术他们都做了，不知抢救了多少危重的伤员啊！万报恩大队长亲自查房，指导医疗。他们就地取材，自制简便医疗器械，放射科人员自制仪器，在 X 光下测定弹片位置，保证了手术顺利进行；在血源困难的情况下，为抢救伤员，医疗队队员都为伤员献出过自己的鲜血，有的还献血多次；与伤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医疗队取得了光辉的成果。

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在我志愿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报名参加医疗队的人愈来愈多，到 1951 年 5 月份已达到

4000 多人。天津市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继而组织了第二、第三直至第十五医疗防疫大队轮番开赴前方。许多医学专家和医务界知名人士如方先之、张纪正、虞颂庭等专家都曾带队赴前方。各大队除继承发扬第一大队的优良传统外，更从爱护伤员、保护伤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医师护士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为伤员服务。还为伤员洗衣缝被，洗澡喂饭，教伤员学文化，为伤员编演文艺节目。据不完全统计，只二大队部分队员，就为伤员献血 12620CC。还有部分队员奉命到前线，参加了国际医防队（因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在朝鲜战场的节节败退，公然违悖国际公法，对朝鲜和我国进行了细菌战。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和天津市委领导下，天津医务界积极与细菌战进行斗争，一方面各医疗队除救治伤员外，在前、后方都增加了防疫任务，另一方面派人参加联合国派出的对细菌战的调查团，并将 10 个医疗队改组为国际医防队）。

国际医防队十五队队员刘振芳同志，在高烧中仍冒雨爬山为伤员检查、治疗，不幸牺牲。该队队长张化新同志，一次正在进行手术时遇敌机来袭，在附近扔下了炸弹。他镇静地对伤员说：“同志，你放心，我绝不离开你。”坚持做完了手术，带伤员一起转移。这个队在朝鲜前线立了集体三等功，不少队员个人也立了功，队长张天惠、张化新、刘熙融回国后都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

医疗队员高度的政治热情，熟练高超的技术，辛勤的劳动，受到了伤员们的高度赞扬。他们亲手做彩花，有的用自己的津贴做锦旗送给医护队员，有的上书毛主席报告天津医疗队的情况，说“天津医疗队领导正确，组织健全，技术优良，服务态度好，工作认真热情，热心、细心、耐心。”有的伤员归队后，表示要多打死几个美国鬼子来感谢医疗队对他的精心治疗。独胆英雄吕松山伤愈归队前，特地来天津看望抢救过他的医疗队员：

在医疗队出征期间，天津市党政领导和各界人士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在第一、二大队出征时，各界人民捐献 80000

余元的药品器械。第三、四大队出发时，市制药、新药商业、中药业公会捐献了大量药品与器械。天津市个体开业医务人员还组织了志愿医疗服务队，到国家医疗机构、工厂保健站服务，表示在后方也要为抗美援朝做贡献。他们先后共组织了三个服务大队，有326位医师参加。在医药卫生界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捐献白求恩号飞机时，第二结核病院炊事员同志捐献了保存十多年的七块银元，工人医院王华玲医师当场捐献出自己的结婚戒指，其热烈情景感人肺腑。

当第一大队出发后，以市妇联主任罗云同志为组长的医疗队员家属工作组，到出征队员家中问寒问暖，帮助解决队员出征后家中的困难，家属们都很受感动。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三次为志愿军伤员、医疗队员义演。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和曲艺团，还专门编演了医疗队节目。

市长黄敬同志不但在每次医疗队出发时都到车站送行，而且还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和慰问品到前方慰问，许多队员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不好好为伤员服务，就对不起天津人民，对不起党。

更使人难以忘怀的是周总理、聂荣臻同志，他们自前方来津，在局级干部会议上表彰了天津抗美援朝医疗队，周总理对我市医疗队的评价概括为三好：一医疗技术好，二医患关系好，三内外团结好，称得上是全国模范医疗队。医疗队员们和天津医务界都受到莫大鼓舞。廖承志同志到前方时，也亲自到医疗队看望，并来天津参加欢送第三大队。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志愿军卫生行政领导姜齐贤、苏井观部长也曾来天津参加欢送医疗队的大会。

首长的表扬，人民的支援，尤其是我志愿军在前线作战的节节胜利更激励了医疗队员。全国的医务工作者对天津医疗队也十分关心，上海、南京、成都、广州等地都派人来津，探询组织医疗队的经验。当时我们只讲了三点，一、党的领导是根本，二、思想政治教育是保障，三、细致的群众工作，步步落实是方法。

今天回顾抗美援朝医疗队的组建前后，仍然感到天津的广大医务人员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一队可爱可信赖的白衣战士。在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的紧急时刻，他们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保家卫国反美帝国主义是主导。在国家紧急、国家需要时，听从党的调遣，不怕牺牲，义无返顾，这也是天津医务界高级技术知识分子的特点。每当队员们回国后做报告时，后方的人民一致认为，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救死扶伤的人，同样也是最值得和最可尊敬的人。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七编二十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持编纂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定价：1890 元**

《文库》收入史料共 3000 万字，这些资料是从全国政协和各地方政协已经出版发表的 10 亿字文史资料中淘金剖玉、荟萃精华而成。

《文库》所展现的历史起于晚清，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史资料的撰稿人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历史巨变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均有翔实、具体、生动的记述，展示了旧中国丰富多采的历史画卷。